

世界小報

電話南九六四四中央話電北 界世小路佑福內城海上在 部業營 部輯編

本報定價：零售每份五分，本埠每月一元二角，外埠每月一元五角，廣告刊例：第一版每行一元，第二版每行八角，第三版每行六角，第四版每行四角，長期廣告另議。

世界小報藝時表覽一

戲影層一第	戲影層二第	戲影層三第
牛馬劉邱單朱劉盧高張李祥張袁臣禹劉小馬俊峯 海永長德元德奎林龍祥芳劍芳珊紫官芳紅陸燈黑 山利寶成元德奎林龍祥芳劍芳珊紫官芳紅陸燈黑	牛馬劉邱單朱劉盧高張李祥張袁臣禹劉小馬俊峯 海永長德元德奎林龍祥芳劍芳珊紫官芳紅陸燈黑	牛馬劉邱單朱劉盧高張李祥張袁臣禹劉小馬俊峯 海永長德元德奎林龍祥芳劍芳珊紫官芳紅陸燈黑

文明戲院

劉李	沈	周周	周周
達萬明寶	書	珍慧泉杏	珍慧泉杏

樓層二

劉李	沈	周周	周周
達萬明寶	書	珍慧泉杏	珍慧泉杏

樓層三

劉李	沈	周周	周周
達萬明寶	書	珍慧泉杏	珍慧泉杏

抵制提倡

問題大... 抵制提倡... 問題大... 抵制提倡...

鍾一喜鍾美玉

鍾一喜	鍾美玉
鍾一喜	鍾美玉

泰興公司

泰興公司
泰興公司

院醫澤

院醫澤
院醫澤

廣濟債券

廣濟債券
廣濟債券

丹

趙俊惕因爲中央叫取消消者憲，他請蕭耀南轉候曹吳，說是精神服從罷，暫時却不便取消者憲呢，那知蕭耀南大不滿意，對曹吳奏上一本，請另打收消的主意。有人道：「精神服從，再好也沒有了，何必定要取消他的形質使用，我笑道：『趙家憲的精神，還歸他自己板權所有嗎，他本人沒有這樣東西，西服去焉能發生效力，談他的形質來，到底具了』一劑新毒藥袋呢，不過另打主意收消，不曉是何主意，當真的去仗嗎？』吳子玉未免太體面，大不滿意，其實真妙於將蕭耀南處之類，來和他鬧熱一番，就在那個背骨眼兒上，單要舉他的形質服從，他或者反可以護這白命，也未可知，所怕的，他連形質，一搭刮子都不歸板權所有，那末，曹吳可就白白費心啦，

霄凌

此劇編製之佳，金推爲武行劇中第一。蓋以美稱的構造，而兼文學的意味者也。鉤心鬥角、細針密線、趨伏幽合、如舞如墨轉、引人入勝、而又章法嚴密、情文相生、無一瑣筆，卽如第一場：漢武二人對坐談話、拜壽一節、初似閒文、其實已爲下文天鵝設詞答客之地步、二三僕侍唱時、又將漢武太爺、敗三保揭破時、更將漢武太爺、敗三保揭破時、又將漢武太爺、敗三保揭破時、

妾、却橫空插入。李公然、既使後來交戰時、爲天鵝方面、添助勢力、又使黃與漢武見面、不蹈整門拜訪之恒誤、而從解爭門一場、移花接木、鬧出一文、此文家用遼筆入題之法、真妙境也、漢武要求車轎留下時、李五不曰一派胡言、看刀、而曰、要我車轎、卻也不難、除非兩家賊換人頭、此等文位、大似水滸、李友云、只有二位、不留我、做他人官、不受他入管、各人自掃車轎、諒前面那些毛……

妹相思、妹相思、今不相思待幾上枝、
擊調斐辰欲絕、讀此、益信
吳山脚下唱歌、山色彎彎照黑雲
嬌態、
妙語未罷人道、此驚山歌、
山有木兮木有枝、心悅君兮君不
此粵東漁女所歌、音韻宛然
屈宋之流風餘韻也、

青類

余自蘇州還雲間、於茲幾十四載、雲間習俗、鄉人每日入城收買肥料、輒手竹杖高呼除油、初實不解所謂、近讀華亭張榮空明子集中雜記一卷、有一則云、鄉人入城收肥料、輒以油作交易、始知今之所謂除油者、仍舊稱、而以銅簍代油矣、除油者、或是對油之轉音、斜者、自一器注液而入他器也、銅簍顧若除、此則倘起劉師培而授之、當必欣然作較詳細之考據文字、載曰此是良考據、劉師培必不願為、青蘋曰、則入吾新流氓譚耳、

隔魂在雲花春閨傳近事、殊不能逃信口雌黃之罪、而友朋不察、交相詢問、當即馳書矢俚、囑為更正、而至今雲花刊物、杳無消息、遂令吾無可置辯、怨矣、

劉小小
遊滬記
劉姥姥的十七八代灰孫子劉小小、家住小沙渡、年紀倒也不小了、但是他自小到大、沒有走出過住的小房子、所以他的胆是很小的、一日隔壁王小二在上海過了年回來、說起新年裏去玩小世界、化了二角小洋、真是樣樣好白相、劉小小聽了羨慕得很、心想我自小到老、還沒

門診上午十時至一時 下午一時至四時 洋一月
梅毒 注射德國神六
每針三元至七元
白濁 最新療法 特效包
注射德國哥納藥
元實病不計

丹斧姚民哀編輯的
世界小說彙刊

第十二章

麥勒都低頭默然了數分鐘，又呻吟了幾聲，繞道，唉，鎮塔迦先生，我既被擒，也只得將殺死長斯敦的原因，據實說明。但那長斯敦，實在是偏心腸毒根的惡魔，他既存心將我謀死，那麼，我如今報復前仇，也未始非正當的舉動，在數年之前，我和他都是軍人，駐在費實，鎮塔迦迎上住道，麥勒都，盡些事，我都是知道，前事你可以說得簡捷一些，祇要將譚慶以後的情形，和着爲甚麼要殺死長斯敦的原因，細細的說出來罷。麥勒都驚異道，啊，前事怎麼你才會知道的，難道我們得着意外的財物，和那十二枚紅玉的來歷，你也都探出來了麼，鎮塔迦點頭道，正是，我不但明白，並且很詳細，麥勒都愈加說起興，頓了一頓，便由譚慶以後接着說起道，我們全隊受了長斯敦的煽惑，突然叛變，大家自斃各尋生路，誰不願聽，當時我和長斯敦教，是在一起離開軍隊逃走，因爲長斯敦和我一樣，都是無家無室，所以我們預備一團到倫敦來謀生計，不想麥勒都之中，被我發現那

青海詩話

粟一

青海何書田茂才其偉、居邑之北鞍山下、工於詩、家世業醫、至書田益精其業、名滿大江南北、時候官林文忠公則徐、奉撫江蘇、猝得軟脚病、書田治之獲痊、文忠贈詩謝之、中有句云、菊井活人貞壽客、錦山編集老詩豪、由是投交甚密、往來極盛、而書田介節自持、素嘗于私人語訕世咸重之、

雲南

京班之來上海，始自前清同治五年，滿庭芳三字，可稱上海京劇戲園之鼻祖，蓋爲叨助華僑騰逸鄉，所開之京劇戲園名稱也，上海舊本練鳳松於江府治下一龍七縣之一，浦興鄉都統之崑山寶山嘉定等無異，雖因中英二戰，由廣州將軍着英、法、葡與都統伊里布、與奕訢定英使臣，於道光廿二年，訂白河條約，上海與廣州福州廈門前波、四處開通，同時開放通商，爲中外互市貿易之場合，然亦不甚發達，不但無京劇戲園，即江南土產之崑班，亦未能立足，直至咸豐年間，江北大營敗潰，內地難民，紛紛南渡，遷來上海，藉租界爲護身符，市面稍起色，於同治三年，金陵爲粵匪所寇，歌吹，歌舞昇平，上海始有觀見戲園之開設，然所唱者爲徽調，行頭更近

我全社有說美評在左
們半郵去南而林作權
作一二年看家門且蕭
事份不出一名實內鄉少
者收版年的書門書刊
書收的版是廣專有成一
名李預選報告否刊名說一時
不贈稿紙部書書說厚無日
不專此十定存有多名書無
為書此部價在著得各名除應
利一以一作毀小播分命
册上元好作吹鼓并十

[illegible]

稿、敢不如命、會得片紙隻字爲難

當撥冗以獻也、大輒請陸續惠寄、——大雅吐棄否、再賤字君珩、非君

奇蛇小譜 定九

圖城 蛇

海上頗多是蛇、台灣淡水澤中亦夥、有含沙射人影、則人病且死、狀如黑鏈、長可數丈、遇之即叩齒三十六下、~~能避毒解~~此與小人

之不風鼓浪、造言生勝、誣害君子者、正復相同、吾當常叩齒三十

六以避之、

圖肚裏餓

色如竹葉、長尺許、不啖人、亦不畏人、前生所足、覓人即啗曰、肚裏餓、好事者投其瓜果食物、餓即接而啖之、~~可謂而玩之~~然有

是蛇、

那女子蓬着頭，赤着足，趺了雙拖鞋，上身穿件竹布衫，下身一條洋褲，只險着同座的男子，那兩個男的，一樣多是短衣窄袖，張廷貴見了，心上益發佩服，暗道：怪不得人家都說上海是人文薈萃，萬事得風氣之先，像這種短衣人，一望而知是下流人物，尚且滿口新名詞，勝我故鄉名鄉上流人物萬倍，當下便重複回雅座，再叫了幾碗茶，把那張新名詞騰清紙，羅羅慢慢發好了，把筆遞了茶博士，拿了茶壺，大搖大擺下桌，茶樓走到街上，暗道聲啊，刷刮片子之理，到那裏去找呢，自己這筆自己魯莽，極該問聲茶博士，無有不知之理，如今再回去，一齊請煩，再者，不像老上海，老白相，有失敗客體面，怕不要被茶博士恥笑，着實有些不好意思。

不

燕予喜傷人門戶，宜其僅能呢喃細語，而無偉大之聲也。

公次

心潮

而蝶則歎且啖矣，日之嘯微風，不知何往矣，英雄痛哭聲，必其可聽，百花因東風之嗟拂，而得有今日爛，則後日之摧殘又何忍，人恨海無聲者，我惜梅花有香，文字知己，有深契於世解之思，

弟金君穎首

—

梨痕夢夢、通本輕約稿件、出於老伶之口、由名士爲之記述而潤飾之、自前清同治五年、上海始創京劇戲園、直達至目前伶界現狀爲止、凡關連上海伶界之事實、無較有價值者、願諸君注意、報爲日小、而列於言論界、則與所謂光

今世之所謂言論界人物、不失之輕言浮燥、即病老氣橫秋、情懷者謂前朝「初生之犢不畏虎」、後進「一

鍊

流

此所以良平陸隨、皆係與陸維英、爲伍、言論界價值、不能量度其日之實、言貶者名、又何必快一時之

「展千古之名、隨時、去其鑿之

杜伯起

「我以為爲『血汗』，『手』，『技能』，『地盤』，『腳』爲生活的，『實利』入第一，上等，『資本』，『皮肉』，『喉嚨』，『手』，『指』爲生活條件，當列入第二等，『第三手段』，『口才』，『竹筒』，『婢女』爲生活的條件，然列入第三末等，但是第三等生活，『賺』即是賺的騙等輩，俗語所謂『賺錢不喫力』，『喫力不賺錢』，真怪現在一般想趨入三等生活的人，愈來愈多了，

溫雅和愛、故倍致激動，一月後，阿蘭生病急出院，哀婉觸目，倘若夫哭、如者是四十九年、每日不懸斷絕人，自離屢次訪問阿蘭生、無奈此四十九年中、竟不能獲得阿蘭生之蹤跡、直至一九二三年春間、無意中與阿蘭於巴黎一咖啡店中、已隱然一老、離近龍鋪、豈亦不識良尼爲云、（原文見美國時星刊）

闊尺許、長至丈外、倒捲而垂其

園景帶閣尺許，甚至丈外，倒捲而垂其餘。若轆負然，唇淺赤金，以少爲美觀，向例已嫁，則葢其眉，生子後，將齒涅黑，近則故見漸融。園閣中，亦不必盡遵祖國舊俗矣，寓漢二人，俱在白大橋之東北一帶，營實業業之婦女甚多，但較番奴粗劣，即不難列入迷香一類。

彈鞠亦爲遊園之一種新學，男女皆有，向分爲騎馬兩類，念調，係謂則畔直無餘韻，或騎則馬如飛所擊也，近日曲中，彈鞠已不甚風行，就尙小調，每擊破玉花邊環十送郎心字，相思七十三心之類，珠聯玉聯，如押雨雲飛，暴風花散，足足蕩人心志，大曲則必喚爲頭韻，惟情遙遠，以之小曲，則多自調註案，較爲簡便，但尋常客至，亦不肯輕嘗朱粉。

四馬路西，幾小樓一棟，綠楊幾樹，搖曳迎風，雖門外紅塵，車馳馬驟，而門內則湘簾幾片，幽雅絕倫，客至此，幾忘結廬在人境也，往年，倉山舊主，爲舊莊於此，名曰楊柳樓臺，一時珠玉紛投，多至千百家，壇站東南，於舊爲盛矣，

正把駢頭二字也記下來、歸入新

張廷貴正把辭閣二字也記下來，歸入新名詞類。耳邊又聽得算帳、暗點點頭、這是外妾同題上的賠償損失，無論對內對外交涉，都應有這一步手續，我今天這碗茶細，化得真不枉，古人說得好，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。不過我是隔牆聽壁，不是當面交談，總之，無論面談還是旁聽，我的知識增進了，倒不可不去見識這識道幾位新國民，也是會逢其適，萬不能交臂失之，故而他就站起身軀，跳出雅座，抬頭一瞧，就在這雅座外面，見一張桌子上，坐着一男一女，另外一桌上，獨坐着一個男子，却抬眉努目，一臉怒氣，惡恨恨的瞪着那邊桌上的女子，那女子蓬着頭，赤着足，趺了雙拖鞋，上身穿件竹布衫，下身一條洋綢褲，只陳着同座的男子，那兩個男的，一樣多是短衣窄袖，張廷貴見了，心上發發佩服，暗道，怪不得人家都說上海是人文薈萃，萬事得風氣之先，像這種短衣人，一望而知是下流人物，向且滿口新名詞，勝我故鄉上流人物萬倍，當下便重複退回雅座，再叫了幾碗茶，把那張新名詞壓稿紙，謹慎懷袋好了，把筆遞了茶博士，拿了茶細，大搖大擺下樓茶樓，走到街上，暗道這聲啊，刷刷片子鋪，到那裏去找呢，自己這銀自己魯莽，極談問聲茶博士，無有不知之理，如今再回去，一席話，煩，再者，不像老上海，老白相，有失放尊體面，怕不要被茶博士觀察，着實有些不好意思。